

唐
寫
本
世
說
新
書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晨去夕反羣

臣莫不上諫曰此為小物耿介過人朕

所以好之

深濟吳紀曰休字烈齊太皇帝第六子也初封琅耶王夢乘龍

上天頤不見筆孫休廢少主迄休立之銳意典藉欲畢覽百家之事頤好射雉至春晨出暮及唯此時捨書崩謚景皇下孫列吳事

日休在政差之少有違事頤以射雉為譏云云

孫晧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

有人樂陸答曰二相互食將軍十
餘人皓曰咸我陸曰君賢臣忠國
之咸也父慈子孝家之咸也今政
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咸

吳錄曰凱字敬風吳郡人丞相遜族子
也忠鯁有大節舊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
雖有軍事手不釋書累遷左丞相時後主
累更凱正直無諫以其宗族強盛不敢加誅

何晏鄧颺令管輶住卦不知位至三

公不卦成輶稱引古義深以誠之

龜曰此老子之常談

輶別傳曰輶字公明
平原之人八歲便好

仰觀

星得人

辰輶

問及戚人果

明周易

仰觀

風角占

相之道聲

蕤

徐州

号曰神童

兾州

刺史裴徽

召補文學一見清論綸

終日再見轉為部

錄從事三見轉為治中

四見轉為別駕

至十月舉為秀才臨辭徽謂

曰何鄧二尚

書有經國才幹

於物理不精也

何尚書神

明清微殆破秋毫

君當慎之

自言不解易

中九必當相問比至洛

宜善精其理也

輶

曰若九事皆王羲者不足勞思也若僕陽

者精之久矣

輶至洛

果為何尚書所請共

論易九之事之皆明。何日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坐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耶？軶尋聲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軶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而已，至於弘著思爻，二為神妙，試為位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項連青鸞數十頭，來鼻上駢乎？之不去有何意？故軶曰：鵠鵠天下賊鳥，及其在林食棗，則懷我好音。况軶心遇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之耳？昔元凱之華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合兆國咸寧。然後據斯足而登金闕，僂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迹，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

君集位重山 奇勢若雷電 望雲赴景万里
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
多福之士^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鸞^冕惡之物集而
之鳥位峻者^鷗輕豪者亡必至之公也夫
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端雖相受益則
有竭聖人見僕傷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則
以為棄抑進以退是故山在地中日謙雷
在天上日大壯謙則稟多益案壯則非禮
不履仰伏願君集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
思左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鸞可驅
鄧尚書曰此老生之常談^格日夫老生者見
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

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

以為難交疎而吐誠令人以為難今

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

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
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
復退地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鵠鵠此翼遊
羣飛戲太清常畏天網羅憂禍一旦并豈
若集五湖從流連浮萍永寧曠中懷

著何為林揚驚目管輶言懼而詩也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

傳後意諸名士多獻直言帝嘗凌

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微申其懷

曰如醉跪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

可惜帝雖悟笑曰父醉耶

因晉陽秋曰初惠帝之

為太子朝廷百寮咸謂太子不能親政事
衛瓘每欲陳給療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
遂跪世祖床前日臣欲有所給帝曰父所言
何耶欲言而止者三日以手撫床曰此坐可
惜意乃悟曰諤日公真大醉耶帝後恚召東
宮官雋大會令左右賣尚書憂事以示太

子憂次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戚代
太子對多引古義給使張紹曰太子不學
陛下所知令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
從之御其草令太子書呈帝上讀大悅以
示瓘於是賈充語妃衛瓘老奴幾
破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

王褒甫婦郭泰寧女

晉諸公讚曰郭
豫字泰寧太原

人仕至相國參
軍知名早卒也

才出而性對聚鍛無

厭千穎人事褒患之而不能禁

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

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平人武帝時
俠

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姓遊俠為幽州

咸暑一日詣數百家列賓

猶漢之樓譙

客興則常填門遂死凡下

漢書遊俠傳曰譙字君卿齊人學淵博甚
得名譽母死送葬者二三千兩仕至天水太

守也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

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之謂不可郭

氏為之小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疾其婦貪

濁口未嘗言錢

晉陽秋日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餓者皆與之

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

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

乎而世乃以問婦歛之試為高之惑哉

婦歛之令婢以錢繞床

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閣行令婢

舉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至見王夷甫妻郭

貪欲令婢路上櫈糞平子諫之並

言諸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

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

婦雋小郎

永嘉流人名澄父又第
三娶樂安任氏生澄也

急

捉衣裾將興杖平子饒力爭得
脫踰窓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和興帝

有舊嘗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

一唾從此斬

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涓滴度

江王導深以武諫乃令左右進鷄而覆之自是不復飲鷄已復札官猶其方而中興之業

隆為

謝鲲為豫章太守從太尉軍下至
石頭王敦謂鷄曰余不得復為盛
德之事矣鷄曰何為其然但使自
今以後日亡日去可鷄列傳曰鷄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

敦又稱疾不朝餽喻敦日近者明
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心
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
釋然万物之心於是乃服民望
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
則勳一佯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

名言

晉陽秋日鯤為豫章王敦時肆遂
民望逼於俱既冠京邑將旋

武昌鯢日不敢朝覲。鯢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無寔乎？對曰：鯢近日入朝覲，主上側席遑得見。公宮省穆甚，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鯢請侍從。敦曰：正復敦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逝也。

元皇帝時，廷尉張闔。葛洪富民塘頃
叙闔曰：闔字敬緒，丹陽人。張照孫也。中興書曰：累遷侍從內史，甚有威惠。轉廷尉，光祿大夫，卒也。

在小市居私宅，都門早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

打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

出至破壘連名詣賀訴

賀脩列傳
字彥先會

譽山僕人本姓慶高祖純達漢安帝諱改
為賀氏父幼吳中書令以中正見害脩少
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刀還秉節高厲舉
動以光帝為安東上循為吳國內史遷太
常太傅薨贈

司空也

賀曰身被徵佐禮官不聞此事羣小

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理便無所

訴賀未語令旦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公之出辭見之曰此不見闈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此始不即知早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羣書學雖不章句而多所通綜也